心香一瓣

藏在灶台间的温暖

管淑平

记得年幼久居乡村时，家还只是土墙房屋，厨房的灶台其实也是用泥巴与砖块累积起来的。尽管那时的生活不免有些清苦，但我的心中却时常感到非常满足，好像那时的记忆，除了欢乐还是欢乐，并没有什么烦恼。尤其是，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，寒冷在外虎视眈眈盘踞着，而此时的我最喜欢缩着身子守在灶台前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

我时常觉得，寒冬里有两种温暖，一种是阳光的味道，一种便是泥巴灶台所提供的温暖。阳光的温暖是自然所赠，几乎很好得到，而灶台的温暖，则是靠着一家人的努力，准确地说，是靠着父母的打拼，因为那时的我并没有什么能力为家出力，除了调皮就是淘气。那个小家，有着我们的幸福。

坐在灶台前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烧火了，尤其是打着给母亲干活儿的幌子，便可以趁机烤火，多享受几分温暖。大可不必担心燃料是否充足，因为柴火就一捆捆地放在我的跟前：木柴、树枝、藤蔓、玉米梗、高粱秆、麦秸、稻草、枯叶……仿佛一切能够助燃，皆可被用来当做柴火。记得小时候，曾烧过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柏树枝，只不过新鲜的柏树枝潮湿，烟雾缭绕，实在呛人。于是我就哼着自己编的小曲儿："柏树枝儿呀，蒙蒙烟雾一片片儿呀，又熏眼睛又呛人呀……"逗得老爸老妈一阵哄笑。还曾烧过竹子，尤其是那种水分将干未干的竹子，竹子的枝丫其实不用在意，因为一下子就会被火苗引燃，而没有被削开的竹棍却是我要时时防备的，只要它爆炸时发出"嘭"的一声，我就得快速躲闪，有时稍不注意，躲闪不及，手上可能会被蹦出来的火花烫出一个红色的小疙瘩，若是处理不当，起个小水泡也会折腾三五天。

灶台上则是另外一片天地。香味浓厚的腊肉，热气腾腾的炝菜，刚炸好的地瓜丸子与花生米还带着油火的"呲啦"声，炒好的蘑菇和肉丝，还有熬好的腊八小粥正在欢腾地冒着白雾。通常，我趁着母亲走出厨房之际，便会伸出小手，赶紧抓几个地瓜丸子丢进嘴里，呼着热气就吃了起来。母亲知道我馋，也很少责备我，见碗里少了几个地瓜丸儿，就对着我说："你呀你，咋这么馋，就知道偷吃！"多次与厨房和灶台打交道，我也摸索出了几个烧火的小技巧，煮汤熬粥必须文火慢炖，不急不躁；而炝菜煎炸必须用猛火旺烧，做出来的饭菜才会更加香味十足。

灶台上一派饭香扑鼻，而灶孔里甚至烤火的火堆边儿也潜藏着美味。每次烧火之前，我总不忘了在热腾腾的柴火灰里埋上一些小物件儿。通常，像地瓜、土豆、萝卜，自不用说，玉米、花生、黄豆粒儿，也同样齐聚在一个小火堆里。大概"遍地英雄下夕烟"，所描述的就是这番景致的。其实，我还曾悄悄地烧过鱼，先把鱼刮去鳞片、清除内脏，再反反复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往鱼里边撒上一些盐和料酒，在鱼外边裹上一层细腻的黄糯泥巴，采几张芭蕉叶或者梧桐叶将鱼一包，再藏进热灰里，等到下肚的食物都消化了去，鱼差不多也就烧好了。除去烧至焦黑的泥巴，烤熟的鱼香味便立刻飘满了整个屋子。也不用筷子，随手掰一块儿，往嘴里一送，嘿，怎一个"香"字了得。

当然，有时也会碰上这样的情况：土豆地瓜鱼肉接连下肚，一来二去，吃坏了肚子。这时候，母亲便会走进厨房切下几片生姜，再配和着紫苏叶儿一同煮汤，保准儿那叫一个食到病除。于是，我又多学到了两件本事，一件是吃坏肚子后怎么应对，另一件当然还是怎么吃，或者说怎么换着花样吃。是的——烤生姜，这是我大胆的一个尝试。母亲也抿着嘴，片刻便识破了我的小伎俩，并没有拆穿。等到生姜烧熟了，我还是轻车熟路地往嘴巴里送，可一口咬下去，那真叫一个辣嗓子！母亲这时候也不会忘了调侃我一番，"你个小馋娃，你这叫自作自受。"我便跑去堂屋快速喝上几口凉茶，茶水下肚，一会儿，嘴巴里似乎又在惦记该吃东西了。

成年之后，背起行囊，远离了故乡，在城市的街角行走，很少见到炊烟，更见不到类似农村自家小屋里的土灶，大抵，灶台的美味，简单的幸福，单纯的快乐，只属于童年。然而，那可亲可敬、温暖熟悉的柴火，却让我一生都充满力量，温暖从心头流溢全身，那是家人的关爱，以及故乡的庇护。

人生百味

冬有白菜岁月香

陈 赫

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听到推门的声音，父亲赶忙从屋里出来接我，习惯性地把行李拿在了他的手里。"快进屋，快进屋，"父亲边说着边用另一只手牵住了我。"手这么凉，也不说多穿点衣服。"我从父亲略带责备的语气里，也听出了更多的关心。"爸，我没事，也不觉得冷。"听到父亲的话，我的心里很温暖，确实不觉得冷了。

父亲把我的行李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房间，转过身和蔼地问道："马上晌午了，想吃什么饭？"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"有白菜就行。"父亲会心一笑："就知道得有这个。"

父亲的一句话，把我拉回了那些白菜伴着冬天的时光。立冬过后，大白菜就陆陆续续开始收获，无论是菜农还是普通人家，尤其是北方人，冬季储存一些大白菜，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总是拉着一大堆白菜跟我讲："储藏白菜时，堆的层数不要太多，白菜的根部要朝下放置，这样可以吸收泥土里的水分，从而使白菜新鲜。"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父亲擦一把脸上的汗。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身上，那时他身躯高大，满头的黑发，脊梁挺得像一道山岭。我望着他，觉得有一座大山在替我遮风挡雨。

我最开始不吃白菜，也说不清楚原因，好像是天生的挑食。可是在那个年代，家里比较穷，一到冬天，想吃其他的菜，十分困难。父亲看我总是干啃馒头，心里难受，就对我说："只要你吃一口白菜，就给你一块钱。"一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在这笔巨款的诱惑下，我平生第一次把一口白菜吃进了肚里。谁能想到，尝过这一口白菜的滋味后，它从此成了我的最爱。

父亲很会做饭，十里八乡的都知道。不管谁家有红事白事，都会请他过去掌勺。得益于父亲的厨艺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岁里，大白菜被父亲做出了百般滋味。要说起让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父亲三道拿手的"白菜宴"。

首先，是一道凉拌白菜。父亲会把用加盐腌制的白菜洗净后，沥干水分，将白菜的硬茎切成均匀的条状。将黄瓜和胡萝洗净切成丝，和白菜一起放在容器中，添加鸡精、食盐、白糖、芝麻油等调料，口感清甜，回味悠长。

其次，是一道酸辣白菜。父亲将白菜洗净后，把叶片去掉，将白菜切成块状。在锅中加入姜、辣椒、食用油和生抽等调料，再将白菜倒入锅中翻炒，配以香葱和生抽，口感酸辣适宜，每次都能让我食欲大增。

再者，是一道干锅白菜。这道菜一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，因为那时候，只有过年，才有肉吃。父亲将白菜洗净后沥干，再将肉类切成大小均匀的肉条。在烧热的锅中添加食用油，将切好的蒜和干红辣椒放在锅中爆炒，再倒入肉类。放入适量的青椒、食盐、白酒，等肉变色后，放入白菜。然后一家人围着热腾腾的干锅，越煮越有味，吃得舒服又过瘾。

白菜的美味飘入鼻中，也把我拉回了现实里。我看着父亲做菜的背影，满头的白发，背也开始驼了，那高大的身躯，仿佛在渐渐变得矮小。父亲把菜端上桌子，欣慰地看着我说："来，趁热吃吧，冬有白菜，岁月才会活色生香。"

五彩地絮语

草莓婚姻

黄洁媚

"3秒钟足以爱上一个人；8分钟足以谈一场恋爱，13小时足以确定伴侣结一次婚；一周后可以结束这段婚姻……"这是一个调侃现代婚恋的段子，但并不夸张，如今草率结婚又轻率离婚的人数的确在持续走高。同事的女儿，嫁了个富二代，婚礼气派得令人羡慕，可结婚不到50天就离婚了。如此脆弱的婚姻，就像草莓，经不起时间的摆放就蔫了，所以，时下称"草莓婚姻"。

有婚恋专家分析：独生子女成了离婚高发人群，跟父母从小过分溺爱，凡事帮孩子拿主意，弱化了他们的心智，养成了他们事事以自我为中心，缺少忍让性、宽容度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从一个极端跌到另一个极端有直接关系。当具体到了婚姻生活，则表现为一见倾心就一"闪"而婚；稍有龃龉则一"闪"而离。

难怪有人说：从"溺爱一代"到"草莓婚姻"，是"瓜豆效应"的凸现。所以，有舆论告诫家长：当心溺爱变成溺害。因这样往往使得婚姻风险系数提高，家庭运营难度增大，使不少婚姻从"一生一世的守望"，变成了"朝不保夕的梦境"。因此，"闪离"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。那"草莓婚姻"又何其多、何其脆弱呢？

当然，这除了与家长溺爱有关，还与本人缺乏婚姻知识有关。所以，步入婚姻的男女，首先要调整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。婚姻是一个把爱情演变成亲情的器皿，活动场所已从花前月下移到了油烟厨房，曾经风花雪月的浪漫已被柴米油盐的现实所取代。如果懂得了婚姻的实质，就会减轻对婚姻的失望情绪。降低自我的家庭地位，因两人相爱，就像两个交集的圆圈，总有重叠的部分。那么婚后，双方在价值观念、消费观念、生活习惯、行为方式等方面，就应摒弃一些自我内容，让重叠部分扩大，这样，自我地位降了，"我们"的地位就升了，生活在一起就会相对轻松。

探 秘 胡 锋 摄

往事随想

流年里，写对联

孙功俊

那时候，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，村里孙大伯和我是最忙的。孙大伯要给人家杀年猪，孩子们总跟在他背后喊着："猪一叫，年就到。"而我从小练就的一手毛笔字写得还不算难看，忙着给村人写对联，所以我和孙大伯两人，把村里过年前的气氛搞得是红红火火。

写对联是我的业余爱好，说文点叫"书法"，按村里人的讲法是"写门对"。别看这只是过年前很简单的一件小事，但在当时的乡下却是过年前很重要的。记得在我没有上学前，因为父母亲不识字，家里每到过年前，父亲就早早从街上买回红纸，到邻村一位老教师家里，排上大半天的队才等上他写好对联。后来我上学读书时，父亲经常告诫我要好好念书，好好写字，过年写门对不求人。

我辜负了父亲没有把书念好，却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我有十多年为村人写对联的历史，每年写对联，都要写上好几天。虽然写得手酸腰疼，但一年帮村人一次忙，也毫无怨言。如果谁家去年让我写，今年没要我写，我心里还有种失落感。

说起写对联，历史上最著名的是苏东坡《愧添对联》的故事。少年出名的苏东坡，觉得自己名气大了，就有点飘飘然起来。有一年，他给自己家写了一副对联："识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"贴在大门上。几天后，来了一位白发老人，拿着一本书到了他家，老人见了苏东坡说："今日，老朽特来向苏公子请教。"见有人登门请教，苏东坡是满心欢喜。他接过老人手上的书，翻开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书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。苏东坡顿时面红耳热，惭愧地说道："恕学生冒昧，口出狂言了，还请老先生原谅我的无知。"苏东坡终于明白，世界之大，学问如海，自己所知道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。于是提笔在上下联中添加了四个字，改成："发奋识遍天下字，立志读尽人间书。"与原先的对联意境大不一样了。此后，苏东坡发奋学习，终于成为一代文豪。

历史上没几人能和苏东坡相比。我等草根写对联的内容，大部分都是写现成的对联，譬如每年新历书上的对联，还有报纸上刊登的对联。偶尔我也自编一些赞颂当下时代的对联，譬如"邀春共奏时代曲，逐梦同唱幸福歌"、"新风总伴新年至，好梦又随好运来"、"书溢瑞气文出彩，家沐春风国圆梦"……乡亲们虽没有多高的文化，他们说只要是我写的对联，过年时往大门上一贴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
那时乡村写对联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逢门必写。大门后门要写，厨房卧室也免不了，牛屋猪圈门都要写上"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"之类的吉祥语。甚至在牛角上、水车上、锄把上、门前的树干等等不便贴对联的地方，也贴上写有"福"字的小方块，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斗转星移，后来街上有了长短不一、内容和字体各异的印刷体对联出售，而且纸质好，字也好看。于是，村庄里手写的对联就少了。但尽管如此，每年还有少数人买来红纸让我写，他们说手写的对联有真实感……

如今，不管是城里也好，乡村也罢，过年时家家户户门楣上贴的对联都是统一的印刷体。我觉得，印刷体对联好看也方便，但印刷体对联少了鲜活的书写意味。虽然手写的对联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。但每次看那些印刷的对联，我总会情不自禁想起自己手写的那一副副对联，它们在我的眼前尽情地舒展，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凡人心迹

盼年与怕年

钱永广

小时候，我特别盼望过年，每次我问母亲什么时候过年时，母亲就会掰着手指头，高兴地告诉我说："七不春，八不磨，快了，快了，再过几天就过年了。"

那个年代，进入腊月，学校还没放假，我就盼望着放假，因为一到放寒假，年就要到了。

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盼年呢？因为过年，爸妈就要给我压岁钱，年少的我们，总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比一比，过年了，看谁的压岁钱多。

小时候盼年，再就是，可以吃好多好吃的。特别是年夜饭，哪怕平日里饿得走路脚打飘，独有年夜饭可以吃到打嗝。那些鸡、鸭、鱼和猪肉等美食，我们吃得满嘴油光。

小时候，家里再穷，过年也要穿新衣服。那时候，母亲就是自学的裁缝，常常是从镇上裁回来一块布料，倘若没有缝纫机，母亲也能用手工做出新衣裳。

过年了，我们可以穿新鞋子。至于平时，我们不是光着脚丫子，就是穿破旧的鞋。因为大脚头子像锥子，鞋子前端常被大脚头子顶出个洞。至于新鞋子，必须等到过年才会有。所以，过年穿新鞋是多么快乐的事。

说我们小时候这些过年的事，像我儿子这样的年龄，他们听了不懂，而我常在回忆中感到快乐和满足。

可这种过年的快乐和满足，只是以前。如今，随着年龄的渐长，年对于我来说，心里却有点怕了。因为过年，我的那些侄子侄女、外甥外女，还有妻子娘家的那些小辈们，就要轮到我给他们发压岁钱了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现在的我特别喜欢清静。过年放鞭炮，小时候以吓到别人为乐，而现在常被别人吓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一听到鞭炮的声音就心烦，感到一股空虚和无聊。

年龄渐长，人随之变老，过年的那些吃请，真有点怕。过年常常是，七大姑八大姨，一家一家吃过去，面对满桌的菜肴，大家常说些心不对口的客套话，一个劲地劝吃。人渐渐变老，胃口也越来越小，可吃饱了还要吃，上顿连着下顿，特别是酒，还得一家一家，一杯一杯地喝。就算喝坏了胃，走亲戚时也要捧个场，把酒倒满，不喝还就脱不了身，这就苦了那些年龄渐长的人了。去年，我老家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人，因为喝酒，突发脑溢血死亡。这过年喝酒，还真让年龄渐长的人感到担惊受怕。

过年的事有很多，大吃大喝，走亲访友，玩得精疲力竭。年轻时，这些事，还真不是事。可如今，年龄渐长，心里是既盼着年，又怕过年，心里洋溢着幸福的同时，也生出些许不安和忐忑。

岁月留痕

腊香近

郭华悦

腊月，是浓浓的肉香。

当母亲开始腌腊肉时，腊月顿时变得可爱起来。腊肉，是腊月里，味蕾上的殷殷期盼。把猪肉切成不到一寸厚、一尺多长的长条，放入适量的细盐、酒、酱油和五香粉揉搓匀，放置一夜。然后用细绳穿过肉的一头拴好，在开水锅中烫至外表不红为止，挂在屋外晒。以后还要每天或数天晾晒一次，便成了可口的腊肉。

另一种腊肉的做法，就麻烦多了。挂灶上的腊肉，黑不溜秋，色相差，但吃起来，味道可是一绝。每次烧灶，烟熏火燎，上头的腊肉也笼罩在袅袅烟火中。可也许是吸收了各种食材的味道，灶上的腊肉在味道上，显得丰富而更有层次感。挂得越久，就更是香。

腊月，是淡淡的粥香。

在乡间，腊八是个大日子。这天，切点腊肉，准备好其他食材，就开始熬腊八粥了。没多久，一锅腊八粥就熬好了。孩子们尽管嘴馋，对着一锅腊八粥猛吞口水，但谁也不会抢先去盛一碗。粥熬好后，先让长辈们，也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先盛，然后是孩子们的叔伯，还有姑姑们。最后，才轮到孩子们。

可每次，轮到孩子们，腊八粥反倒更稠。肉、豆，还有各种食材，满满堆了一锅底。大人们舍不得，总把好东西留到最后，给孩子们。于是，越是后头，粥就越稠。腊八，喝的是粥，尝的是情。

腊月，是勾人的豆蒜香。

先说腊八豆，把黄豆泡开后，蒸熟晾干，倒入垫好纱布的抽屉里。一个星期后，拉开抽屉，把黄豆取出，用调料拌匀，再封入坛子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打开坛子，豆香四溢，就是令人垂涎的腊八豆了。

腊八豆是一绝，腊八蒜也不遑多让。把蒜瓣剥干洗净后，倒入坛子里，撒盐倒醋，封口。过了几天，蒜瓣开始发绿。等到打开坛口的那天，已经绿得剔透，如翠玉一般。腊八豆可多吃，越吃越香；但腊八蒜却恰好相反，酸辣中带着微甜，浅尝辄止，可以开胃，但一次吃多了，难免有些败兴。

腊月的香，不仅在舌尖，也在鼻尖。

腊月里，放了寒假，山里的孩子就得忙着割牛草。尽管天气冷了，但大山深处，到了寒冬腊月，依旧长满了绿油油的草。牛最喜欢吃这种草，所以割草的任务，就交给了孩子们。

孩子们皮，本来就喜欢四处跑，割牛草也正合孩子们的意。背上竹篓，拿起镰刀，三五成群地往青草地里扎，一捆捆牛草，被捆成一束束，扔进竹篓里。直到夕阳西下，孩子们背着竹篓，一路撒下草香，在晚霞中走上回家的路。

腊月的香，是归家的期盼，是游子的牵挂。

世间万象

小 寒

李忠元

小寒遇上了腊八，真的要冻掉下巴了。昨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屋外哈气成霜，一派银装素裹，可谓冷得彻骨，白得透亮。

这么冷的天本该待在家里猫冬，可偏巧遇上镇上大集，车老汉坐不住了，这段时间他和老伴商量，小寒过了就是大寒，大寒过了就到大年了，一定要去集上买两张胖娃娃的年画，置办齐了年货好过年。

一大早，车老汉简单吃了一口饭，撇下饭碗，支会老伴儿一声，就推开房门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迈出门，踩着咯吱咯吱的雪声，一路蹒跚，踏上了通往镇上铺满皑皑白雪的乡路。

车老汉很喜欢年画，年画似乎是老古董。若干年前，年画还真是买年货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买上几张好看的年画。年画花花绿绿，种类繁多，图案各异，大多是胖娃娃、连年有余，也有连环画的形式。那时，人民生活不富裕，房是土坯房，墙是纸糊墙，贴上一张新鲜的年画，贴在墙上，房子瞬间就亮堂不少，喜庆的气氛也被烘托出来了。因此，即使再没钱的人家，也要买上一两张胖娃娃年画贴在墙上，图个喜庆吉祥。

不过，这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。

现在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吃穿不愁了，房子也变成了窗明几净的大瓦房。墙壁雪白，谁还舍得贴上几张"胖娃娃"，增添那个累赘呢？

车老汉可不这样想，他有自己的主张，大过年的，墙上贴两张"胖娃娃"，不但能增添喜气，还能忆苦思甜，通过对过往的追忆，遥想一下儿女承欢膝下的美好岁月。

当初，车老汉和老伴儿刚结婚时，一心盼着添丁进口，过大年总不忘买上几张"胖娃娃"，果然就天随人愿，接连生了五个儿女，把两口人乐得合不拢嘴。但生儿育女让两个人付出了许多心血，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所有的钱财都给了儿女们，儿女们活得个个精壮。如今，儿女们就像窝巢里长成的燕子，纷纷飞远了，车老汉和老伴就成了一对空巢老人。

老人怕的是寂寞，寂寞时，两个人也想方设法排遣寂寞，可寂寞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。寂寞时，车老汉和老伴儿甚至突发奇想，想买几张娃娃年画，怀想一下当初刚结婚时思盼儿女的情怀，来排遣一下两个人的空巢寂寞。

如今二十四节气到了小寒，正撞上了腊八，大年已近在咫尺，适逢镇上大集，买年画也终于提到了正式议事日程。

车老汉咯吱一路，终于来到了集市之上。今天的集市果真热闹，五行八作，悉数登场，吆喝之声此起彼落。街道两边大红灯笼高挂，卖年画的地摊，摆了个满地。什么连年有余、胖娃娃的年画摆得尤其醒目。

车老汉见年画这么多，自己还要去集上转转，买一些别的年货，就一转身，奔向了其它摊位。等他再转身回来，车老汉傻眼了，地摊上是有年画，但"胖娃娃"都不见了踪影。几个和车老汉一般年纪的老人刚刚买走了"胖娃娃"，如获至宝，相继离开了摊位。

风越刮越大了，天空飘着一丝阴云，整个集市上空一片阴霾，看来又要下雪了。

车老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放眼看了一下灰黑的天空，心里越发急切起来。车老汉心想，今天要是买不回"胖娃娃"，自己怎么向老伴儿交代，大年可咋过呢？

车老汉失魂落魄，在集上接连转了好几个来回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年画都被老头、老太太抢走了。

没办法，车老汉不得不告别大集，一步三回头地悻悻向家走去。

半路上，车老汉遇到了邻居王老汉，王老汉正在路上歇脚，见了车老汉，一把抓住这个"一脸愁云"，笑着问：你在集上没买到年画吧？

没有啊，都被人抢光了，你说这些老头老太太，儿女们都出去打工了，个个窝在城里，过个年都不回家，抢那些胖娃娃顶啥用，真的能当儿女？

王老汉上下打量下车老汉，一撇嘴，笑着问：你还说人家呢，你这没买到"胖娃娃"不也一脸的愁云吗？

车老汉一听，没了言语，像一只霜打的茄子，顿时蔫了。

王老汉说：大哥，你不要失魂落魄的，我那天听说你家娃也不回家过年，你还要买一张"胖娃娃"，刚才就多抢了一张，现在就可以匀给你！

说着，王老汉打开自己的画卷，随手抻出一张，递给了车老汉。

车老汉听了王老汉的话喜出望外，一把夺过"胖娃娃"，紧紧地攥在手里，乐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就像刚结婚时添丁进口一样兴奋。

风小了，云开了，太阳似乎也回归了春天，车老汉感觉浑身暖洋洋的。

车老汉和王老汉两个人拿好了年画，你说我笑，一边聊一边向自己的村庄蹒跚而去……